

46-47

东坡全集

卷

四四
七六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四十六

啓

謝制科啓二首

嘉祐六年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
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
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
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
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
詳於採聽而畧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
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

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

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畧而無

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為

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

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

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

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自德為至甄收一閣本作以青舜之道致吾君以伊周之業為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亦

為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川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犬猷

軾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羣起予奪相乘不意聖

恩之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雲霓惶

嘉其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

堪其生於遠方性有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
修己而治人雖爲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
位卑力薄自許過深言發譴生事勢宜爾追尋策
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
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悼後害竊以制策之及此
又念科目之謂何罄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
仰對言多迂濶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
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
畏其選懦不勝將求二者之中屬之以事固非一
介之賤所或能當某之不才過乃由此然而許切

憤悱爲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又有國之所樂
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誰當以奮發
而爲意此蓋某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芻蕘
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所恃以爲無憂紛紜
之所恃以爲定論顧惟無似尚辱甄收感恩至深
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賢制
策所興世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詠德
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
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爲之深言抑其羣臣亦將有
所不悅某才雖不遠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

喜幸會之至

謝館職啓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
畏覲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
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
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璠璣難得而
易毀故篋櫝以養其全知榘楠豫章積歲而後成
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
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
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

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爲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齒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

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蠢愚可爲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已任欲辦大事務兼尺寸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

東坡全集卷之四十一
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

嘉祐六年

右軾啓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饑渴
前月十四日到任翌日尋已交割訖軾本凡材繆
承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
伏自到任已來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伏
惟昭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旣蒙最深之知
遂有自重之意所任僉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
有衙司最爲要事編木棧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
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販務有不蠲之課破

蕩民業忽如春冰于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
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慙惟有署
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密州到謝執政啓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日三日赴任訖帶山負
海號爲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
所稱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爲急宜
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軾者天
與愚忠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汗俗交遊謂之陳人
出佐郡條荐更歲籥雖僅脫網羅之患然卒無毫

髮之稱豈伊寵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
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兼收並
採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
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鑄磨朽鈍筆策疲駑雖無望
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

徐州謝兩府啓

熙寧十年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
雄旣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
衝民食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
以安千里之疲民如軾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員

塵策府自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荷全之
善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
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
敢復求於善地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
礦悍堅實費陶鎔之力散材疎惡徒施封殖之恩
謹當筆策疲駑鐫磨朽鈍上酬天造次荅已知

徐州謝隣郡陳彥升啓

受代膠西甫違仁庇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祗見吏
民布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
妄庸獲此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里儀表一方議

論信於中朝予奪公於多士衰罷無術旣常荷於
兼容勉厲自將或無忝於知遇感懼之素敷染難
宣

徐州謝執政獎諭啓

事有服勤此實守臣之職功無可錄遽膺褒詔之
榮聞命惟驚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遺患及於
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比緣衆力獲保孤
城灑沈澹災無補洪源之塞增痺培薄僅循下策
之施敢圖天聽之卑乃辱壘書之賜茲益伏遇某
官左右元聖師保萬民方以一夫不獲爲已羞故

衆人皆樂以善告遂緣過聽致此曲恩某敢不祗服訓詞益脩吏職深自策其駑鈍庶有補於涓埃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登州謝兩府啓

元豐八年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習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閒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竊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

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
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
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鈇少荅非常之遇息
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桑榆晚景忽蒙收錄之恩山海名邦得竊須臾之
樂自非明哲少借餘光內自顧其空疎必難逃於
曠敗某官高風肅物雅望應時既愷悌以宜民亦
儒雅而飾吏每假齒牙之論曲成羽翼之私感佩
良深敷述奚旣